

学者说

交通规划,因地制宜

本报特约评论员
吴伟强



棋盘式格局的规划模式,在路网设计的时候,不理睬地势地貌,不顾历史上形成的阡陌式道路,更不会精心架构迂回婉转和循环流畅的支小路,折射的是设计者的思路问题。

在杭州,为数不少的重要交通设施建成后即刻成了新堵点,比如秋石高架和德胜高架交界处以及火车东站周边道路的“迷魂阵”就是典型。因此,近期通车的文一路隧道频发堵车不是一个偶发的问题,它折射出杭州城市道路规划和建设的主体在基本理念上存在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是,城市路网的规划和建设主体尤其是设计者,过于偏重恪守各种规范。道路交通流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并不是他们考量的重点,而交通参与人的实际需求和感受,更不是规划和设计依据。不可否认,在道路设计的文本中,都会出现“交通流预测”的固定格式,但是这种预测基本都是建立在寥寥数天的早晚高峰对交通流量的检测基础上的模型计算,基础数据就不可靠。文一路隧道堵车后,建设部门公开发出了“流量大大超过我们预测”的无奈感叹。表面上看,这缘于对交通流未作科学预测,实质上很大因素是重规范轻需求导致了道路建设没有立足于实际需求。

长期以来,杭州城市的路网建设偏好于“几纵几横”的棋盘式格局,在棋盘式格局中建设“兵营式”社区和“组团式”功能区。以至于在城市国际化建设和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的

背景下,城区快速路网建设依然津津乐道于“四纵五横”。笔直宽阔的道路加庞大的组团就是杭州的城市肌理,致命的缺陷在于道路交叉点极为容易形成交通流的冲突,分流功能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设计棋盘式路网时,一概采取加大路网密度并增加支小路的方法,分散交通流,这就是城市路网中的毛细血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而杭州的路网密度仅为6.90(公里/平方公里,下略),尚未达到国家规范的最低标准,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更是差距甚大。发达国家城市的路网密度分别是:纽约13.1;芝加哥18.6;东京18.4;横滨19.2;大阪18.1;巴塞罗那11.2。而文一路隧道涉及的西湖区、拱墅区和余杭区的路网密度仅为6.87、6.28和6.26。如此之低的路网密度导致分流功能差,多股交通流汇集到文一路隧道和德胜高架,“剪刀叉”设计就在所难免。

棋盘式格局的规划模式,在路网设计的时候,不理睬地势地貌,不顾历史上形成的阡

陌式道路,更不会精心架构迂回婉转和循环流畅的支小路,折射的是设计者的思路问题。比如德胜高架落地处,活生生切断了保俶北路,使得本就极差的分流功能雪上加霜。

发展立体交通是当代城市的基本做法,但杭州呢?2013年杭州全城仅有47座立体过街设施。某部门在制定交通设施规范的时候,曾经比较平面、地道和天桥的成本和效率,结果显示过街天桥最为理想。但之后他们的决策却让人大为惊讶:考虑到天桥会影响杭州这一江南城市的风貌,因此主张发展平面过街,并将其作为建设标准。追求平面交通的理念一直在延续,例如,德胜高架和秋石高架几乎在同一平面交汇;多股交通流在单车道匝道连接高架和地面道路;上下高架的匝道近距离分布。立体化的高架也被设计成了空中的平面交通,是典型的立体交通平面化,更是平面交通偏好在立体交通设施上的延续。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全世界城市中较为罕见的文一路隧道和德胜高架连接的地面道路,以及在这里地面路段多股交通流的汇集、交汇和分道的状况。有人说这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我认为这是“把道场做成了螺蛳壳”,有点小家子气。

(作者为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中小學生少用手機, 先从改變父母做起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对于智能手机,并不是如何禁止的问题,而是怎样合理安排的问题。

中小學生過度使用智能手機,是一個讓學校和父母焦慮的話題。近日,一項中美日韓網絡時代親子關係的對比研究報告的調查結果,再度引起人們關注。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該報告調查發現,中國中小學生智能手機擁有率為68.1%,高於美國的61.4%和日本的42.1%。按照這個結果,國內中小學生使用智能手機的狀況值得引起關切。

不過,我仔細看了這份報告的主要調查數據,其實,智能手機擁有率最高的並不是中國,而是韓國(87.2%)。不知道這是否能夠讓家長們稍微感到放心。此外,中國中小學生的觸網率最低,其中原因可能在於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有些中西部落後地區網絡尚未普及。若以國內城市為樣本,比例應會大幅提高。試想,現在哪個家庭沒有電腦、智能手機呢?

智能手機是現代科技進步的產物,是互聯網科技的集大成者。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它不僅改變了互聯網生態,更改變了社會溝通方式與產業發展方向。如今,由於手機購物的便利,無論是工業製造還是銷售、消費環

節,都在經歷著深刻的變化,而且這場變化依然看不到終結。它最終會將社會引向什麼方向,仍然是一個謎。

正因如此,對於智能手機的評價呈現出兩極分化。作為智能手機的擁趸,眼裡看到的是智能手機的各種便利之處,比如現在看新聞、刷朋友圈、聽歌、購物、查違章、交話費,都可以在智能手機上完成;又如自拍一族,隨時隨地可以來張自拍上傳。而對高科技始終保持警惕的人,則更多看到智能手機的負面影響,比如讓人沉溺於網絡,沉迷於遊戲,以及因為玩手機而忽略了與人的真實溝通。

同樣,家長們對智能手機也是又愛又恨,只不過是自己用的時候愛,孩子用的時候恨。如今的許多場景是,大人都是一邊刷著手機,一邊輔導小孩做作业;或者一邊玩著手機,一邊漫不經心地與孩子說話,而當小朋友捧著手機的時候,許多家長都會叮囑:只能玩10分鐘啊……這句話真的是軟弱無力,根本無法約束孩子。何況,小朋友對智能手機幾乎就沒有隔閡感,我見到的小朋友,只要手機

一上手,玩起來根本不需要有人在邊上指導。這就造成許多小孩因為玩手機時間太長影響了學習,也影響了視力。

所以,對於智能手機,並不是如何禁止的問題,而是怎樣合理安排的問題。而在這個事情上,其中主要推動力還是在於家長。要讓孩子合理使用智能手機,關鍵在於父母自己改變行為習慣,不要在孩子面前做壞榜樣——頻繁使用手機,或者不看場合地玩手機。對小朋友使用手機,也沒必要一刀切地禁止,畢竟這就是他們所處的时代特征,也是他們的一種學習途徑和社交方式。只是要做好規矩,什麼時候可以玩,什麼時候不能玩,而且說到就要做到,而不能隨意改變規則。

中國中小學生智能手機擁有率高過美日,換個角度看並非坏事,實際上日本、美國的智能手機普及率本身就不如中國,所以出現這個結果並不奇怪。這反過來也說明,國內中小學生對智能手機等科技產品的接受度更高。這對培養新一代科技人才,說不定也有好處。

招商银行信用卡
你的卡片 你选择

招商银行信用卡

招商银行信用卡

招商银行信用卡



招商银行信用卡

招商银行
BANK OF CHINA CREDIT CARDS